

上图：王宝强主演的首部电影《盲井》剧照。

是绕不开的名字。他的故事被讲过太多遍，但每一次重讲，都因为行业的变化而获得新的意味。

8岁看完《少林寺》，他决定去学武，做了6年俗家弟子。14岁，揣着几百块钱到北京，成了北影厂门口“趴活”的群演。每天早上6点蹲到下午5点，等一个死尸、跑堂或者没有台词的角色。没活的时候去工地搬砖、挖河泥，饿了花一块钱买五个馒头，吃完不敢喝水。

2003年，导演李杨选中他演《盲井》。王宝强红着脸跟李杨说：“我长得不好，脸上还有好多雀斑。”李杨说，他就要这样的原生态。那部电影让王宝强拿了新人奖。然后他又接到了《天下无贼》的“傻根”，《士兵突击》的“许三多”……

但王宝强的演艺路径不可复制，因为它依赖一个特定的时代窗口：独立电影需要一张没有被驯化过的脸，商业大片需要一个能承载“淳朴”符号的人物，而电视荧屏在某个阶段恰好需要“许三多”式的不完美英雄。

但当行业的标准越来越精密、越来越前置，这样的闯入会变得越来越难。如今一个在北影厂门口蹲活的年轻人，面对的不是伯乐，而是一套由流量数据、平台算法和选角池构成的筛选机器。

今天的选角机制正在让缺口变得更窄。有业内人士描述，平台“自闭环”的casting（选角）模式之下，“以前配角是选角导演推谁导演就用谁，现在选角导演已经没什么决定权了”。流量能力、平台分约、粉丝量，这些指标在演员见到导演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筛选。

冯远征所说的“招不到黄胖子”，放在这个语境里就变得格外具体：不是没有“黄胖子”，是“黄胖子”在初筛阶段就已经不在池子里了。

AI的加速到来，也让这道缝变得更窄。2025年，许多短剧演员还处在“戏多得拍不完”的红利期；到了2026年，真人短剧开机量大幅收缩，中腰部及以下演员的接戏机会明显减少。受冲击最早的，正是那些“可替代性极强”的演员——而非标演员中的相当一部分，恰恰处于这个可替代性最高的区间。

但宋周玲收获的弹幕和周维的摔本子，都说明同一件事：可替代性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属性。一个胖胖的女主角让观众产生“她就是我”的代入感，一个会演戏的“霸总父亲”让粗制滥造的短剧里多了一点点可信的“人味儿”——这些东西AI可以模仿形状，却模仿不了那种从生活里长出来的、带着毛边的质感。

宋周玲和周维都还在演，也在等，等一个不用两天拍完的本子，等一场对手能接住他们反馈的戏。

或许，演员这个行业真正要做的，并不是把门开得越来越大，而是不要在他们挤进来之前，就把所有不像“标准答案”的人提前划掉。